

傳世十大名著

水滸傳

传世十大名著

王槐茂 李 博 主编

2.4
835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第二十九回 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蒋门神

话说当时施恩向前说道：“兄长请坐，待小弟备细告诉衷曲之事。”武松道：“小管营，不要文文诌诌，拣紧要的话直说来。”施恩道：“小弟自幼从江湖上师父，学得些小枪棒在身，孟州一境，起小弟一个诨名，叫做金眼彪。小弟此间东门外，有一座市井，地名唤做快活林，但是山东、河北客商们，都来那里做买卖，有百十处大客店，三二十处赌坊、兑坊。往常时，小弟一者倚仗随身本事，二者捉着营里有八九十个拚命囚徒，去那里开着一个酒肉店，都分与众店家和赌钱兑坊里。但有过路妓女之人，到那里来时，先要来参见小弟，然后许他去趁食。那许多去处，每朝每日，都有闲钱，月终也有三二百两银子寻觅，如此赚钱。近来被这本营内张团练，新从东路州来，带一个人到此。那厮姓蒋名忠，有九尺来长身材，因此江湖上起他一个诨名，叫做‘蒋门神’。那厮不特长大，原来有一身好本事，使得好枪棒，拽拳飞脚，相扑为最，自夸大言道：‘三年上泰岳争交，不曾有对，普天之下，没我一般的了！’因此来夺小弟的道路，小弟不肯让他，吃那厮一顿拳脚打了，两个月起不得床。前日兄长来时，兀自包着头，兜着手，直到如今疮痕未消。本待要起人去和他厮打，他却有张团练那一班儿正军，若是闹将起来，和营中先自折理，有这一点无穷之恨，不能报得。久闻兄长是个大丈夫，怎地得兄长与小弟出得这口无穷之怨气，死而瞑目！只恐兄长远路辛苦，气未完，力未足，因此且教将息半年三月，等贵体气完力足，方请商议。不期村仆脱口失言说了，小弟当以实告。”



武松听罢，呵呵大笑，便问道：“那蒋门神还是几颗头，几条臂膊？”施恩道：“也只是一颗头，两条臂膊，如何有多？”武松笑道：“我只道他三头六臂，有那吒的本事，我便怕他！原来只是一颗头，两条臂膊，既然没那吒的模样，却如何怕他？”施恩道：“只是小弟力薄艺疏，便敌他不过。”武松道：“我却不是说嘴，凭着我胸中本事，平生只是打天下硬汉，不明道德的人！既是恁地说了，如今却在这里做甚么？有酒时，拿了去路上吃。我如今便和你去，看我把这厮和大虫一般结果他！拳头重时打死了，我自偿命！”施恩道：“兄长少坐，待家尊出来相见了，当行即行，未敢造次。等明日先使人去那里探听一遭，若是本人在家时，后日便去；若是那厮不在家时，却再理会。空自去打草惊蛇，倒吃他做了手脚，却是不好。”武松焦躁道：“小管营，你可知着他打了，原来不是男子汉做事！去便去，等甚么今日明日！要去便走，怕他准备！”

正在那里劝不住，只见屏风背后转出老管营来，叫道：“义士，老汉听你多时也！今日幸得相见义士一面，愚男如拨云见日一般，且请到后堂少叙片时。”武松跟了到里面，老管营道：“义士且请坐。”武松道：“小人是个囚徒，如何敢对相公坐地？”老管营道：“义士休如此说，愚男万幸，得遇足下，何故谦让？”武松听罢，唱个无礼喏，相对便坐了，施恩却立在面前。武松道：“小管营如何却立地？”施恩道：“家尊在上相陪，兄长请自尊便。”武松道：“恁地时，小人却不自在。”老管营道：“既是义士如此，这里又无外人。”便教施恩也坐了。仆人搬出酒肴、果品、盘馔之类，老管营亲自与武松把盏，说道：“义士如此英雄，谁不钦敬！愚男原在快活林中做些买卖，非为贪财好利，实是壮观孟州，增添豪侠气象。不期今被蒋门神倚势豪强，公然夺了这个去处，非义士英雄，不能报仇雪恨！义士不弃愚男，满饮此杯，受愚男四拜，拜为长兄，以表恭敬之心。”武松答道：“小人有何



才学，如何敢受小管营之礼？枉自折了武松的草料！”当下饮过酒，施恩纳头便拜了四拜。武松连忙答礼，结为弟兄。当日武松欢喜饮酒，吃得大醉了，便叫人扶去房中安歇。不在话下。

次日，施恩父子商议道：“都头昨夜痛醉，必然中酒，今日如何敢叫他去？且推道使人探听来，其人不在家里，延挨一日，却再理会。”当日施恩来见武松，说道：“今日且未可去，小弟已使人探知这厮不在家里，明日饭后，却请兄长去。”武松道：“明日去时不打紧，今日又气我一日。”

早饭罢，吃了茶，施恩与武松，去营前闲走了一遭。回到到客房里，说些枪法，较量些拳棒。看看晌午，邀武松到家里，只具着数杯酒相待，下饭按酒，不记其数。武松正要吃酒，见他只把按酒添来相劝，心中不在意。吃了晌午饭，起身别了，回到客房里坐地。只见那两个仆人，又来伏侍武松洗浴。武松问道：“你家小管营，今日如何只将肉食出来请我，却不多将些酒出来与我吃。是甚意故？”仆人答道：“不敢瞒都头说，今早老管营和小管营议论，今日本是要央都头去，怕都头夜来酒多，恐今日中酒，怕误了正事，因此不敢将酒出来。明日正要央都头去干正事。”武松道：“恁地时，道我醉了，误了你大事？”仆人道：“正是这般计较。”

当夜武松巴不得天明。早起来洗漱罢，头上裹了一顶万字头巾，身上穿了一领土色布衫，腰里系条红绢搭膊，下面腿绑护膝，八搭麻鞋，讨了一个膏药，贴了脸上金印。施恩早来请去家里吃早饭，武松吃了茶饭罢，施恩便道：“后槽有马，备来骑去。”武松道：“我又不脚小，骑那马怎地？只要依我一件事。”施恩道：“哥哥但说不妨，小弟如何敢道不依？”武松道：“我和你出得城去，只要还我无三不过望。”施恩道：“兄长，如何无三不过望？小弟不省其意。”武松笑道：“我说与你，你要打蒋门神时，出得城去，但遇着一个酒店，便请我吃三碗酒，若无三碗

时，便不过望子去，这个唤做无三不过望。”施恩听了，想道：“这快活林离东门，去有十四五里田地，算来卖酒的人家，也有十二三家。若要每店吃三碗时，恰好有三十五六碗酒。才到得那里，恐哥哥醉了，如何使得？”武松大笑道：“你怕我醉了没本事，我却是没酒没本事，带一分酒便有一分本事，五分酒五分本事，我若吃了十分酒，这气力不知从何而来！若不是酒醉后了胆大，景阳冈上如何打得这只大虫？那时节我须烂醉了，好下手，又有力，又有势！”施恩道：“却不知哥哥是恁地！家下有的是好酒，只恐哥哥醉了失事，因此夜来不敢将酒出来，请哥哥深饮。既是哥哥酒后愈有本事时，恁地先教两个仆人，自将了家里好酒、果品、肴馔，去前路等候，却和哥哥慢慢地饮将去。”武松道：“恁么却才中我意！去打蒋门神，教我也有些胆量。没酒时，如何使得手段出来？还你今朝打倒那厮，教众人大笑一场！”施恩当时打点了，叫两个仆人，先挑食箩酒担，拿了些铜钱去了。老管营又暗暗地选拣了一二十条大汉壮健的人，慢慢的随后来接应，都分付下了。

且说施恩和武松两个，离了安平寨，出得孟州东门外来，行过得三五百步，只见官道旁边，早望见一座酒肆，望子挑出在檐前。那两个挑食担的仆人，已先在那里等候。施恩邀武松到里面坐下，仆人已先安下肴馔，将酒来筛。武松道：“不要小盏儿吃，大碗筛来，只斟三碗。”仆人排下大碗，将酒便斟。武松也不谦让，连吃了三碗便起身。仆人慌忙收拾了器皿，奔前去了。武松笑道：“却才去肚里发一发，我们去休。”两个便离了这座酒肆，出得店来。此时正是七月间天气，炎暑未消，金风乍起，两个解开衣襟，又行不得一里多路，来到一处，不村不郭，却早又望见一个酒旗儿，高挑出在树林里。来到林木丛中看时，却是一座卖村醪小酒店。施恩立住了脚问道：“此间是个村醪酒店，也算一望么？”武松道：“是酒望，须饮三碗，若是无三，不过去便了。”



两个人来坐下，仆人排了酒碗果品，武松连吃了三碗，便起身走。仆人急急收了家火什物，赶前去了。两个出得店门来。又行不到一二里，路上又见个酒店。武松入来，又吃了三碗便走。

话休絮繁。武松、施恩两个一处走着，但遇酒店便入去吃三碗，约莫也吃过十来处酒肆，施恩看武松时，不十分醉。武松问施恩道：“此去快活林，还有多少路？”施恩道：“没多了，只在前面远远地望见那个林子便是。”武松道：“既是到了，你且在别处等我，我自去寻他。”施恩道：“这话最好，小弟自有安身去处，望兄长在意，切不可轻敌。”武松道：“这个却不妨，你只要叫仆人送我，前面再有酒店时，我还要吃。”施恩叫仆人仍旧送武松，施恩自去了。

武松又行不到三四里路，再吃过十来碗酒。此时已有午牌时分，天色正热，却有些微风。武松酒却涌上来，把布衫摊开。虽然带着五七分酒，却装做十分醉的，前颠后偃，东倒西歪。来到林子前，那仆人用手指道：“只前头丁字路口，便是蒋门神酒店。”武松道：“既是到了，你自去躲得远着，等我打倒了，你们却来。”武松抢过林子背后，见一个金刚来大汉，披着一领白布衫，撒开一把交椅，拿着蝇拂子，坐在绿槐树下乘凉。武松假醉佯颠，斜着眼看了一看，心中自忖道：“这个大汉，一定是蒋门神了。”直抢过去。

又行不到三五十步，早见丁字路口一个大酒店，檐前立着望竿，上面挂着一个酒望子，写着四个大字道：“河阳风月。”转过来看时，门前一带绿油栏杆，插着两把销金旗，每把上五个金字，写道：“醉里乾坤大，壶中日月长。”一壁厢肉案、砧头、操刀的家生，一壁厢蒸作馒头，烧柴的厨灶。去里面，一字儿摆着三只大酒缸，半截埋在地里，缸里面各有大半缸酒。正中间装列着柜身子，里面坐着一个年纪小的妇人，正是蒋门神初来孟州新娶的妾，原是西瓦子里唱说诸般宫调的顶老。武松看了，瞅着醉



眼，径奔入酒店里来，便去柜身相对一副坐头上坐了，把双手按着桌子上，不转眼看那妇人。那妇人瞧见，回转头看了别处。武松看那店里时，也有五七个当撑的酒保。

武松却敲着桌子叫道：“卖酒的主人家在那里？”一个当头酒保过来，看着武松道：“客人，要打多少酒？”武松道：“打两角酒，先把些来尝看。”那酒保去柜上，叫那妇人舀两角酒下来，倾放桶里，烫一碗过来道：“客人尝酒。”武松拿起来闻一闻，摇着头道：“不好，不好！换将来！”酒保见他醉了，将来柜上道：“娘子，胡乱换些与他噻。”那妇人接来，倾了那酒，又舀些上等酒下来。酒保将去，又烫一碗过来。武松提起来咂一咂，叫道：“这酒也不好，快换来，便饶你！”酒保忍气吞声，拿了酒去柜边道：“娘子胡乱再换些好的与他，休和他一般见识。这客人醉了，只要寻闹相似，便换些上好的与他罢。”那妇人又舀了一等上色的好酒来与酒保，酒保把桶儿放在面前，又烫一碗过来。武松吃了道：“这酒略有些意思。”问道：“过卖，你那主人家姓甚么？”酒保答道：“姓蒋。”武松道：“却如何不姓李？”那妇人听了道：“这厮那里吃醉了，来这里讨野火么？”酒保道：“眼见得是个外乡蛮子，不省得了，休听他放屁！”武松问道：“你说甚么？”酒保道：“我们自说话，客人，你休管，自吃酒。”武松道：“过卖，叫你柜上那妇人下来，相伴我吃酒。”酒保喝道：“休胡说！这是主人家娘子。”武松道：“便是主人家娘子，待怎地？相伴我吃酒，也不打紧！”那妇人大怒，便骂道：“杀才！该死的贼！”推开柜身子，却待奔出来。

武松早把土色布衫脱下，上半截揣在怀里，便把那桶酒只一泼，泼在地上，抢入柜身子里，却好接着那妇人，武松手硬，那里挣扎得？被武松一手接住腰胯，一手把冠儿捏做粉碎，揪住云髻，隔柜身子提将出来，望浑酒缸里只一丢，听得扑通的一声响，可怜这妇人，正被直丢在大酒缸里。武松托地从柜身前踏将

出来，有几个当撑的酒保，手脚活些个的，都抢来奔武松；武松手到，轻轻地只一提，提一个过来，两手揪住，也望大酒缸里只一丢，桩在里面。又一个酒保奔来，提着头只一掠，也丢在酒缸里。再有两个来的酒保，一拳一脚，都被武松打倒了。先头三个人，在三只酒缸里，那里挣扎得起？后面两个人，在酒地上爬不动。这几个火家搗子，打得屁滚尿流，乖的走了一个。武松道：“那厮必然去报蒋门神来，我就接将去，大路上打倒他好看，教众人笑一笑。”武松大踏步赶将出来。

那个搗子径奔去报了蒋门神，蒋门神见说，吃了一惊，踢翻了交椅，丢去蝇拂子，便钻将来。武松却好迎着，正在大阔路上撞见。蒋门神虽然长大，近因酒色所迷，淘虚了身子，先自吃了那一惊。奔将来，那步不曾停住，怎地及得武松虎一般似健的人，又有心来算他？蒋门神见了武松，心里先欺他醉，只顾赶将人來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武松先把两个拳头，去蒋门神脸上虚影一影，忽地转身便走。蒋门神大怒，抢将来，被武松一飞脚踢起，踢中蒋门神小腹上，双手按了，便蹲下去。武松一踅，踅将过来，那只右脚早踢起，直飞在蒋门神额角上，踢着正中，望后便倒。武松追入一步，踏住胸脯，提起这醋钵儿大小拳头，望蒋门神头上便打。

原来说过的打蒋门神扑手，先把拳头虚影一影，便转身，却先飞起左脚，踢中了，便转过身来，再飞起右脚。这一扑，有名唤做玉环步，鸳鸯脚。这是武松平生的真才实学，非同小可，打得蒋门神在地下叫饶。武松喝道：“若要我饶你性命，只要依我三件事。”蒋门神在地下叫道：“好汉饶我！休说三件，便是三百件，我也依得。”武松指定蒋门神，说出那三件事来。有分教：大闹孟州城，来上梁山泊。

且教：

改头换面来寻主，剪发齐眉去杀人。

毕竟武松说出那三件事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回 施恩三人死囚牢 武松大闹飞云浦

话说当时武松踏住蒋门神在地下指定面门道：“若要我饶你性命，只依我三件事便罢。”蒋门神便道：“好汉但说，蒋忠都依。”武松道：“第一件，要你便离了快活林回乡去，将一应家火什物，随即交还原主金眼彪施恩。谁教你强夺他的？”蒋门神慌忙应道：“依得，依得。”武松道：“第二件，我如今饶了你起来，你便去央请快活林为头为脑的英雄豪杰，都来与施恩陪话。”蒋门神道：“小人也依得。”武松道：“第三件，你从今日交割还了，便要你离了这快活林，连夜回乡去，不许你在孟州住！在这里不回去时，我见一遍，打你一遍，我见十遍，打十遍！轻则打你半死，重则结果了你命！你依得么？”蒋门神听了，要挣扎性命，连声应道：“依得，依得！蒋忠都依。”武松就地下提起蒋门神来，看时，早已脸青嘴肿，脖子歪在半边，额角头流出鲜血来。武松指着蒋门神说道：“休言你这厮鸟蠢汉，景阳冈上那只大虫，也只三拳两脚，我兀自打死了！量你这个，值得甚的！快交割还他，但迟了些个，再是一顿，便一发结果了你这厮！”蒋门神此时方才知是武松，只得喏喏连声告饶。

正说之间，只见施恩早到，带领着三二十个悍勇军健，都来相帮。却见武松赢了蒋门神，不胜之喜，团团拥定武松。武松指着蒋门神道：“本主已自在这里了，你一面便搬，一面快去请人来陪话。”蒋门神答道：“好汉，且请去店里坐地。”武松带一行人都到店里，看时，满地都是酒浆，人脚不得。那两个鸟男女，正在缸里扶墙摸壁扎挣。那妇人才方从缸里爬得出来，头脸都吃

磕破了，下半截淋淋漓漓，都拖着酒浆。那几个火家酒保，走得不见影了。武松与众人入到店里坐下，喝道：“你等快收拾起身！”一面安排车子，收拾行李，先送那妇人去了。一面寻不着伤的酒保，去镇上请十数个为头的豪杰，都来店里替蒋门神与施恩陪话。尽把好酒开了，有的是按酒，都摆列了桌面，请众人坐地。

武松叫施恩在蒋门神上首坐定，各人面前放只大碗，叫把酒只顾筛来。酒至数碗，武松开话道：“众位高邻，都在这里。我武松，自从阳谷县杀了人，配在这里，便听得人说道：‘快活林这座酒店，原是小施管营造的屋宇等项买卖，被这蒋门神倚势豪强，公然夺了，白白地占了他的衣饭。’你众人休猜道是我的主人，我和他并无干涉。我从来只要打天下这等不明道德的人。我若路见不平，真乃拔刀相助，我便死也不怕！今日我本待把蒋家这厮，一顿拳脚打死，就除了一害。我看你众高邻面上，权寄下这厮一条性命。我今晚便要他投外府去，若不离了此间，我再撞见时，景阳冈上大虫，便是模样！”众人才知道，他是景阳冈上打虎的武都头，都起身替蒋门神陪话道：“好汉息怒，教他便搬了去，奉还本主。”那蒋门神吃他一吓，那里敢再做声？施恩便点了家火什物，交割了店肆。蒋门神羞惭满面，相谢了众人，自唤了一辆车儿，就装了行李，起身去了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武松邀众高邻，直吃得尽醉方休。至晚，众人散了，武松一觉直睡到次日辰牌方醒。

却说施老管营，听得儿子施恩重霸得快活林酒店，自骑了马，直来店里相谢武松，连日在店内饮酒作贺。快活林一境之人，都知武松了得，那一个不来拜见武松？自此重整店面，开张酒肆，老管营自回安平寨理事。施恩使人打听蒋门神带了老小，不知去向，这里只顾自做买卖，且不去理他。就留武松在店里居住。自此施恩的买卖，比往常加增三五分利息，各店里并各赌坊

兑坊，加利倍送闲钱来与施恩。施恩得武松争了这口气，把武松似爷娘一般敬重。施恩自此重霸得孟州道快活林。不在话下。

荏苒光阴，早过了一月之上。炎威渐退，玉露生凉，金风去暑，已及新秋。有话即长，无话即短。当日施恩正和武松，在店里闲坐说话，论些拳棒枪法，只见店门前两三个军汉，牵着一匹马，来店里寻问主人道：“那个是打虎的武都头？”施恩却认得是孟州守御兵马都监张蒙方衙内亲随人，施恩便向前问道：“你们寻武都头则甚？”那军汉说道：“奉都监相公钧旨，闻知武都头是个好男子，特地差我们将马来取他。相公有钧贴在此。”施恩重了，寻思道：“这张都监，是我父亲的上司官，属他调遣。今者武松又是配来的囚徒，亦属他管下，只得教他去。”施恩便对武松道：“兄长，这几位郎中，是张都监相公处差来取你。他既着人牵马来，哥哥心下如何？”武松是个一勇之夫，终无计较，便道：“他既是取我，只得走一遭，看他有甚话说。”随即换了衣裳巾帻，带了个小伴当，上了马，一同众人投孟州城里来。

到得张都监宅前，下了马，跟着那军汉，直到厅前恭见张都监。那张蒙方在厅上，见了武松来，大喜道：“教进前来相见。”武松到厅下，拜了张都监，叉手立在侧边。张都监便对武松道：“我闻知你是个大丈夫，男子汉，英雄无敌，敢与人同死同生。我帐前见缺恁地一个人，不知你肯与我做亲随体己人么？”武松跪下称谢道：“小人是个牢城营内囚徒，若蒙恩相抬举，小人当以执鞭坠镫，伏侍恩相。”张都监大喜，便叫取果盒酒出来。张都监亲自赐了酒，叫武松吃得大醉，就前厅廊下，收拾一间耳房，与武松安歇。次日，又差人去施恩处，取了行李来，只在张都监家宿歇。早晚都监相公，不住地唤武松进后堂与酒与食，放他穿房入户，把做亲人一般看待。又叫裁缝，与武松彻里彻外做秋衣。武松见了，也自欢喜，心里寻思道：“难得这个都监相公，一力要抬举我。自从到这里住了，寸步不离，又没工夫去快活林



与施恩说话。虽是他频频使人来相看我，多管是不能勾入宅里来。”

武松自从在张都监宅里，相公见爱，但是人有些公事来央浼他的，武松对都监相公说了，无有不依。外人都送些金银、财帛、段匹等件。武松买个柳藤箱子，把这送的东西，都锁在里面。不在话下。

时光迅速，却早又是八月中秋。张都监向后堂深处，鸳鸯楼下，安排筵宴，庆赏中秋，叫唤武松到里面饮酒。武松见夫人宅眷，都在席上，吃了一杯，便待转身出来。张都监唤住武松问道：“你那里去？”武松答道：“恩相在上，夫人宅眷在此饮宴，小人理合回避。”张都监大笑道：“差了！我敬你是个义士，特地请将你来一处饮酒，如自家一般，何故却要回避？你是我心腹人，何碍？便一处饮酒不妨。”便教坐了，武松道：“小人是个囚徒，如何敢与恩相坐地？”张都监道：“义士，你如何见外？此间又无外人，便坐不妨。”武松三回五次谦让告辞，张都监那里肯放，定要武松一处坐地。武松只得唱个无礼喏，远远地斜着身坐下。张都监着丫嬛养娘，相劝一杯两盏。看看饮过五七杯酒，张都监叫抬上果桌饮酒。又进了一两套，食次说些闲话，问了些枪法。张都监道：“大丈夫饮酒，何用小杯！”叫取大银赏钟，斟酒与义士吃，连珠箭劝了武松几钟。看看月明光彩，照入东窗。武松吃得半醉，却都忘了礼数，只顾痛饮。张都监叫唤一个心爱的养娘，叫做玉兰，出来唱曲。张都监指着玉兰道：“这里别无外人，只有我心腹之人武都头在此，你可唱个中秋对月时景的曲儿，教我们听则个。”玉兰执着象板，向前各道个万福，顿开喉咙，唱一只东坡学士“中秋”《水调歌》，唱道是：

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归去，只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起

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。

高卷珠帘，低绮户，照无眠。不应有恨，何事常向别时圆？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

这玉兰唱罢，放下象板，又各道了一个万福，立在一边。张都监又道：“玉兰，你可把一巡酒。”这玉兰应了，便拿了一副劝盘，丫嬛斟酒，先递了相公，次劝了夫人，第三便劝武松饮酒。张都监叫斟满着，武松那里敢抬头？起身远远地接过酒来，唱了相公、夫人两个大喏，拿起酒来，一饮而尽，便还了盏子。张都监指着玉兰对武松道：“此女颇有些聪明，不惟善知音律，亦且极能针指。如你不嫌低微，数日之间，择了良时，将来与你做个妻室。”武松起身再拜道：“量小人何者之人，怎敢望恩相宅眷为妻？枉自折武松的草料。”张都监笑道：“我既出了此言，必要与你，你休推故阻，我必不负约。”当时一连又饮了十数杯酒，约莫酒涌上来，恐怕失了礼节，便起身拜谢了相公、夫人，出到前厅廊下房门前。开了门，觉道酒食在腹，未能便睡，去房里脱了衣裳，除了巾帨，拿条哨棒，来庭心里月明下，使几回棒，打了几个轮头。仰面看天时，约有三更时分。

武松进到房里，却待脱衣去睡，只听得后堂里一片声叫起有贼来。武松听得道：“都监相公如此爱我，他后堂内里有贼，我如何不去救护？”武松献勤，提了一条哨棒，径抢入后堂里来。只见那个唱的玉兰，慌慌张张走出来，指道：“一个贼，奔入后花园里去了！”武松听得这话，提着哨棒，大踏步直赶入花园里去寻时，一周遭不见。复翻身却奔出来，不提防黑影里撇出一条板凳，把武松一交绊翻，走出七八个军汉，叫一声：“捉贼！”就地下把武松一条麻索绑了。武松急叫道：“是我！”那众军汉那里容他分说？



只见堂里灯烛荧煌，张都监坐在厅上，一片声叫道：“拿将来！”众军汉把武松一步一棍，打到厅前。武松叫道：“我不是贼，是武松！”张都监看了大怒，变了面皮，喝骂道：“你这个贼配军，本是贼眉贼眼贼心贼肝的人，我倒抬举你一力成人，不曾亏负了你半点儿，却才教你一处吃酒，同席坐地，我指望要抬举与你个官，你如何却做这等的勾当？”武松大叫道：“相公，非干我事！我来捉贼，如何倒把我捉了做贼？武松是个顶天立地的好汉，不做这般的事！”张都监喝道：“你这厮休赖！且把他押去他房里，搜看有无赃物。”众军汉把武松押着，径到他房里，打开他那柳藤箱子，看时，上面都是些衣服，下面却是些银酒器皿，约有一二百两赃物。武松见了，也自目瞪口呆，只叫得屈。众军汉把箱子抬出厅前，张都监看了，大骂道：“贼配军！如此无礼，赃物正在你箱子里搜出来，如何赖得过！常言道：‘众生好度人难度。’原来你这厮外貌象人，倒有这等禽心兽肝！既然赃证明白，没话说了。”连夜便把赃物封了，且叫：“送去机密房里监收，天明却和这厮说话！”武松大叫冤屈，那里肯容他分说？众军汉扛了赃物，将武松送到机密房里收管了。张都监连夜使人去对知府说了，押司孔目上下都使用了钱。

次日天明，知府方才坐厅，左右缉捕观察，把武松押至当厅，赃物都扛在厅上。张都监家心腹人，赍着张都监被盗的文书，呈上知府看了。那知府喝令左右，把武松一索捆翻。牢子节级，将一束问事狱具，放在面前。武松却待开口分说，知府喝道：“这厮原是远流配军，如何不做贼？一定是一时见财起意。既是赃证明白，休听这厮胡说，只顾与我加力打！”那牢子狱卒，拿起批头竹片，雨点的打下来。武松情知不是话头，只得屈招做：“本月十五日，一时见本官衙内许多银酒器皿，因而起意，至夜乘势窃取入己。”与了招状。知府道：“这厮正是见财起意，不必说了，且取枷来钉了监下。”牢子将过长枷，把武松枷了，

押下死囚牢里监禁了。

武松下到大牢里，寻思道：“叵耐张都监那厮，安排这般圈套坑陷我！我若能彀挣得性命出去时，却又理会。”牢子狱卒，把武松押在大牢里，将他一双脚昼夜匡着，又把木杻钉住双手，那里容他些松宽。

话里却说施恩，已有人报知此事，慌忙入城来和父亲商议。老管营道：“眼见得是张团练替蒋门神报仇，买嘱张都监，却设出这条计策陷害武松。必然是他着人去上下都使了钱，受了人情贿赂，众人以此不由他分说，必然要害他性命。我如今寻思起来，他须不该死罪，只是买求两院押牢节级，便好可以存他性命，在外却又别作商议。”施恩道：“见今当牢节级姓康的，和孩子最过得好，只得去求浼他如何？”老管营道：“他是为你吃官司，你不去救他，更待何时？”

施恩将了一二百两银子，役投康节级，却在牢未回，施恩教他家着人去牢里说知。不多时，康节级归来，与施恩相见。施恩把上件事，一一告诉了一遍。康节级答道：“不瞒兄长说，此一件事，皆是张都监和张团练两个，同姓结义做兄弟，见今蒋门神躲在张团练家里，却央张团练买嘱这张都监，商量设出这条计来。一应上下之人，都是蒋门神用贿赂，我们都接了他钱。厅上知府，一力与他作主，定要结果武松性命，只有当案一个叶孔目不肯，因此不敢害他。这人忠直仗义，不肯要害平人，以此武松还不吃亏。今听施兄所说了，牢中之事，尽是我自维持，如今便去宽他，今后不教他吃半点儿苦。你却快央人去，只嘱叶孔目，要求他早断出去，便可救得他性命。”施恩取一百两银子与康节级，康节级那里肯受，再三推辞，方才收了。

施恩相别出门来，径回营里，又寻一个和叶孔目知契的人，送一百两银子与他，只求早早紧急决断。那叶孔目已知武松是个好汉，亦自有心周全他，已把那文案做得活着。只被这知府受了

